

曹

大

彬

将

台湾 高 阳





2 034 9687 7

大将曹彬

台湾
高阳



大将曹彬

高阳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10 $\frac{1}{8}$ · 208,000

1985年2月第1版

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社目: 117-205 书号: 10309·63 定价: 2.10元

大宋乾德二年，即开国的第五年，十月底。

十月底的天气，就开封而言应该下雪了。一上午阴霾不开，黄尘似雾，午后风定，尘雾虽消，彤云更密，一片天似乎就压在头上。向晚时分，终于飘下了雪片。风又起了，雪也大了，满空中白茫茫，似翻江倒海般搅起无边的银浪。

仁君临驭，不过四年的工夫，中原已是太平盛世，这样的天气，正好关起门来，围炉谈笑，乐聚无伦。但宰相赵普，却无这份闲情逸致，可也不是案牍劳形，他只是象平常一样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端坐读书。

这是听从皇帝的劝导。他年轻时学的是“吏术”，精研律例，善决大事，听讼牧民，是当方面之任，就是做掌理军政的“枢密使”也能胜任愉快，但当宰相就嫌不够了，肚子里没有些墨水，会闹出些意想不到的笑话来，因此皇帝劝他读书。他自己也有觉悟，不知孔孟，不配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，更不配当燮理阴阳的宰相，所以退朝后，把大部分工夫都放在书本上面。

忽然，侍儿春莺在门外娇声禀报：“相公！夫人来了。”

门帘掀处，赵夫人笑盈盈地走了进来。她是不轻易到宰相的书房来的，此来自然有事。赵普便以微笑目迎，等

她开口。

“这天气，相公何妨自在些？”她回头叫一声：“春莺！”

春莺捧来一个包袱，解开来，是一件簇新的紫色镜面的狐裘。赵夫人提着领子拎在手里，春莺便说：“请相公换了便服。”

赵普身上还穿着公服，几乎是每日如此。因为皇帝宽厚随和，最喜欢与布衣昆季之交在一起喝酒闲谈，经常微行亲访。因而赵普下朝回家还不敢更换便服，就为的是怕御驾亲临，仓促之间来不及整肃衣冠，形成不敬。

“相公放心吧！这等大雪，官家不会出宫了。”赵夫人说。“官家”取义于“三室官天下，五帝家天下”，是五代到宋朝特有的对皇帝的一种称呼。

赵普觉得夫人的估计不错，于是让她们主婢服侍着卸去幞头和公服，换上暖和舒适的轻裘，欣快而又感叹地笑道：“世间只知宰相尊贵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哪知做宰相的不自由？”

“象相公这不自由，从古以来，怕也没有几个人巴望得到。”

“夫人这话倒是道着了痒处。”赵普点点头说：“天子临幸，恩宠无比，古人有此一遭，便足以夸耀后世，何况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计其数！真是旷古未有的恩荣。”

一句话未完，只见回廊上匆匆奔来一名老苍头，气喘吁吁地喊道：“相公，相公！官家驾到。”

赵普大出意外！重换公服接驾，得要一会工夫，决无让皇帝在门外等候的道理。赵普记起前几天刚读过的一句书：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”。于是一面急步向外，一面向夫

人高声嘱咐：“赶快吩咐厨下，预备酒果。”

话声未落，赵普便从洞开的正门中，望见风雪中一位伟丈夫，身着淡黄窄袍，外披赭黄毛衫，乌纱折上巾外，罩一顶大红席帽，手里拿一把称为“柱斧”的牙柄水晶小斧头，昂然挺立在黄罗伞下。赵普疾趋出门，隐惧不胜地跪在雪地里，未及陈奏，皇帝业已踏进门去，欢欣地说道：“好一场瑞雪！”

说着只管自己大步踏雪，穿庭而过，四个小黄门在左右扶掖，赵普紧随在后，上了台阶。这时赵夫人已迎了出来，就在帘前跪拜：“臣妾赵氏恭迎圣驾！”

“没有想到我今天还会来吧？”皇帝笑着问。进了厅堂，自己把毛衫和席帽都卸了下来，搓搓手又说：“我已约了皇弟，来吃你家的炙肉。赵普，你还记得我们在同州冬天的乐事吗？”

皇帝在前朝，即后周，当同州节度使时，赵普是他的掌管刑狱的“推官”，皇帝和当今的皇弟光义，是他家的常客。赵夫人贤惠善持家，精于烹调，每到西风渭水、落叶长安的季节，常设炙肉款待贵客，皇帝和光义几乎每日必到，席地而坐，笑谈酣饮。这番际遇，赵普如何不记得？便即肃然答道：“臣不敢忘！”

“那好！”皇帝又回头向赵夫人说道：“嫂子，我们还是照当年的样子吧！”

皇帝一直叫赵夫人为“嫂子”，赵夫人一直惶恐不安，她连声应“是”，唤出婢仆来，也先向皇帝磕了头，然后铺设重茵，抬来一个白铜大火盆，烧得极旺的兽炭。正中设一张紫檀长方大矮几，先点了茶，供上一大盘干湿时鲜果子，再

取两个黄缎坐垫摆好，请皇帝在上方坐下休息。

这时皇弟光义也到了，他领着开封尹的职务。五代以来的传统，京尹暗示储位，仪制尊贵，过于宰相，所以赵普也仍是用大礼迎接，把他安置在皇帝侧面，西向的客位，自己在下方相陪。赵夫人便在火盆旁边，亲手调制炙肉。

第一盘肉献上皇帝。他欣然举筷，挟了一块送入口中，细细辨味，然后一连吃了两块，满意地说：“不错，还是象当年一样的好吃。”

这一声天语褒读，顿叫半老佳人的赵夫人眉飞色舞，从春莺手里取过一盏酒来，盈盈拜倒：“臣妾与官家上寿。”她说：“这一场大雪，定卜来岁丰收，外面百姓快活，官家正好吃酒。”说着双手捧起酒盏，一饮而尽。

“这话说得好！”皇帝非常高兴：“我须满饮一杯。”

于是赵夫人亲自为皇帝斟了酒，等他喝完，复又斟满。接着再为皇弟光义献肴行酒。光义正与赵普在计议如何疏浚汴河，谈得十分起劲，不甚留意酒食。倒是皇帝，一面倾听他们谈话，一面大口吃着炙肉，片刻工夫，尽了三盘。

等他们谈话告一段落，皇帝也正是吃饱了的时候，解开通犀玉带，摩着腹部，徐徐说道：“人生求快活适意，何必非做皇帝不可？”

光义与赵普相互看了一眼，心里都记起皇帝以前也曾说过这句话。

那是赵普的献议。开国之初，周世家的旧臣，也是“陈桥兵变”、拥戴有功的勋臣，石守信、王审琦等人，手典禁军，功高震主。皇帝宽厚大度，并无猜嫌，赵普却深以为忧，曾一再进言，应该削除他们的兵权。

“他们一定不会叛我的。你为何这等担心？”皇帝这样问赵普。

“臣亦不以为他们会叛陛下。”赵普从容答道：“不过臣细察此数人的才具，统驭的能力都有限，恐怕不能制伏部下。万一有人要作孽，仓促事发，恐怕他们也身不由主了。”

这话说得很深，皇帝不能不认真考虑，好久，他叹口气说：“唉！从唐朝末年，黄巢之乱到现在，不过七十年的工夫，八姓十二君，彼弑此篡，兵革不息，老百姓苦到极点了。兵权不能归于国家，就谈不到与民休息。可是我实在不知道，如何才可以息天下之兵，建久长之计？”

赵普肃然答奏：“陛下有这话，真是天地人神之福。节镇权重……”

“啊！”皇帝双目炯炯地失声而呼，摇摇手说：“你不必再说下去！我知道了。”

他是怕赵普说出杀功臣的话来，如果功臣跋扈，为天下计，自不得不出此一举，但究属下策。若以釜底抽薪之道，使此辈不能、不敢亦不肯跋扈，那才是消弭隐忧，保全功臣的上策。

皇帝就在这一刻已筹得上策。当日晚朝既罢，他把典重兵的一批武臣：石守信、王审琦、韩重斌、张全铎、罗彦瓌、王彦升、赵彦徽，还有皇帝的妹夫，尚燕国长公主的驸马都尉、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，一起召至后苑会饮，酒酣之际，命左右侍从，一律远避，有一番肺腑之言要说。

“我没有你们，不会有今天。”皇帝首先表明不抹煞大家的拥立之功，但却又陡然一转：“不过我常在心里想，人生求快活适意，何必非做皇帝不可？皇帝实在难做，不如节

度使舒服。象我晚上睡都睡不着。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无不困惑。居首的石守信叩问：“请陛下明示何以如此？”

“这还不容易明白吗？”皇帝指一指自己身下的御座：“哪个不想坐这个位子？”

一听这话，石守信大惊失色！其实，除了高怀德以外，也无不惊疑，怕皇帝这话有为而发，则清除叛逆，就此片刻间便将兴起一场株连极广的大狱。

于是一起拜伏顿首，仍是石守信代表大家奏答：“陛下为何有这话？如今天命已定，谁还敢有异心？倘真有此孽臣贼子，臣愿提三尺剑为陛下翦除。”

皇帝对他们的态度，深感欣慰，便又很诚恳地说道：“我深知你们决无不臣之心。无奈你们部属之中，难保没有贪图非分富贵的人，一旦黄袍加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是不想做皇帝，又何可得？”

这是皇帝以他自己得位的由来作譬方，听的人一个个悚然不安，同时也自心底泛起感激，感激皇帝高瞻远瞩，为他们指出了潜在的危机！“陈桥兵变”是由于皇帝仁厚，将士归心，兼以皇弟与赵普的缜密策划，加之后周冲人在位，主少国疑，所以另推明主，天命人事，缺一不可开此一代盛运。如今果真有此包藏祸心的妄人，可以断言他决无成“大事”的可能，则以黄袍加到自己身上，便不是拥立，而是谋杀。沦陷人于大逆的罪名之中，怎么也难逃一死！

“陛下圣明！”石守信激动地说：“臣等愚不及此！伏陛下指示可生之途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皇帝连连点头：“我自然已想好了保全你

们的办法，否则，我不必跟你们说这些话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所以求富贵者，亦不过多积钱财，生前过几天舒服日子，死后使子孙得免冻馁。可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既是这样，那就好办了。你们要富贵，我给你们富贵，出守大藩，买田买地，为子孙多留些财产，自己也不妨置几个歌儿舞女，闲来吃几杯酒，听一曲歌，以终天年。这样不掌兵权，就不致受累，我们君臣之间，也就两无猜疑，上下相安。岂不甚妙？”

皇帝是如此仁厚明达！一班武臣无不万分欣快，心诚悦服地交出了兵权，而皇帝也没有失信，让他们一个个“出守大藩”，做了富庶地方的节度使。

现实的例子摆在那里，人生欲求适意，真个不是非做皇帝不可。但这话只可皇帝对臣子说，不许臣子对皇帝说，所以光义在这时候是这样对答：“陛下即不为自己，当为百姓！”

“就是这话罗！”皇帝点头嘉许：“如果不是为百姓，我真不想坐这个位子。这话别人不相信，你们两个应该知道。”

光义与赵普默然，并且没有任何表示，因为任何表示都是不适当的。

“我今天有件事要跟你们两个商量！”皇帝的脸色慢慢变了，笑容尽敛，在严肃中仿佛还有悲愤。这样停顿了一会，平静而有力地吐出一句话来：“我要伐南汉！”

征伐大事，首重机密，赵普急忙向他夫人做了一个手势，她便匆匆向皇帝行了礼，退了下去，同时把所有的婢仆亦都带走。就是扈从皇帝的四个小黄门，亦只有最亲信

的一个留下，其余的也纷纷回避。

于是皇帝说了他下此决心的原因。五代十国，南汉据有岭南之地，宋兴以后，仍在化外。这年，即乾德二年正月，入侵潭州，为防御使潘美所击退，到了九月里，潘美以攻击作防御，进兵攻克了南汉的郴州，俘虏了南汉的一个内侍，名叫余延业，送到京城。皇帝决心伐南汉，即由于向余延业问了话而起。

“那该死的刘铎！你们道他如何造孽？”皇帝咬牙切齿地骂南汉国主，接着又转述了余延业的话。

据余延业说，南汉国主刘铎，所置的惨无人道的苛刑，有烧、煮、剥、剔、刀山、剑树，或者强令罪人去斗虎，或者任令野性未驯的大象，活生生把罪人撕裂踩死。

苛刑以外，还有苛敛，老百姓进出城关，每人纳费白银一钱，琼州地方一斗米课税白银四、五钱。在沿海产珠之地，命令土著入海五百尺采珠，死的人不计其数。

余延业又说，刘铎的宫殿，以珍珠、玳瑁作装饰，穷奢极侈，几乎非人间所有。他又喜欢新奇的建筑和玩物，有个内侍陈延寿，专管此事，一天花掉几万两白银，是毫不希奇的事。所以宫城附近，离宫别馆，不断地在增加，而刘铎心犹未足，经常巡幸各处，每到一处，车骑千百，一切供应，都由当地人民负担。这样，富家变成小户，小户变成贫民，贫民则唯有死而已！

说到后来，皇帝已不止于悲愤，而是芒刺在背般异常不安，喘着气不断地说：“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，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！”

但是，他的一弟一臣，却显得十分冷静，专心倾听完

了，光义看着赵普说道：“陛下要伐南汉，可伐与否，应该如何部署？你不妨奏陈！”

“陛下仁心，天高地厚。只是臣有直谏。”

皇帝以“柱斧”击地，一叠连声地吩咐：“你说，你说！”

“一方生灵，固当保障。但天子当为天下计！南汉必伐，南汉亦必灭，但尚未到可伐之时。臣愿陛下，统筹全局，分别缓急，计程收功，以成一统之业。”

皇帝沉吟不语。显然的，赵普的话，他不能不承认正确，但在感情上，总觉得南海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渴望能够早日听见看到他们出死入生的欢呼和有衣有食的笑脸。

光义是完全赞同赵普的见解的，这时也希望能够说服皇帝，所以打破了沉默的局面，用折衷的语气向皇帝说道：“且等他细说了再看！”

“细说”是个暗示。赵普看见皇帝颌首示可，便先说一句：“容臣细陈大势。”

他小心地移开杯盘，用牙筷蘸着酒，在紫檀几面上，画了一个圆圈，按照十国互相吞并，在眼前所余诸国的部位，从东南开始，先写上两个字：“吴越”。

“吴越不伐！”皇帝不等他开口，抢先表示：“吴越已经臣服，而且钱王三世，抚民有恩。”

“是！”赵普答应着，又在长江南北的部位，写上“南唐”二字说道：“因此之故，南唐亦不可伐。圣主即位，李家父子率先朝贺，而且，长江天堑，一时难图。”

这最后一句话，才是赵普的真意。光义深有领悟，便替赵普把话说了出来：“南汉地处炎方，劳师远征，深恐水土不服，将士伤亡必多，似以暂缓为宜。”

“皇弟说得是。”赵普知道皇帝一时未能释然，所以又作补充：“当然，不能长此容刘铎作恶，虐待陛下的百姓。三两年以后，国力愈充，一鼓而下，亦未为晚。”

说了这话，他和光义两人都定睛看着皇帝。终于，皇帝无可奈何地点一点头：“也罢！就再等三两年。”

南汉是暂且搁置了。“北汉呢？”光义指着河东地区问赵普。

北汉以太原为根据地，赵普在它的上方画上一条曲线，表示是长城，同时看着皇帝说道：“太原之北有辽，西有西夏，北汉在眼前正好为我屏障。攻下太原，则西北两面的敌人，为我所独当。不如等削平诸国，那时太原如弹丸黑子之地，不怕他不臣服！”

皇帝笑了：“我的意思，正是如此。”

受了这一句话的鼓励，赵普愈觉兴奋：“臣为大宋万世基业计，首当伐蜀。”

“见得是！”光义鼓掌称善：“但不当称‘伐’。”

“原是平蜀。”赵普改正了他的措词，接着又用有力的声音说：“蜀应平、蜀可平、蜀必平！”

“对！”光义对此深感兴趣，接口说道：“蜀相李昊，献议其主孟昶，来京朝贡，蜀主不听，傲岸自大，应该把他平服。”

“蜀中天府之国，物产丰富，若为我有，国力大充，然后伐南汉可操必胜之算。”

“这就是你所说的‘蜀必平’了。”光义又说，“不过西蜀隔绝中原，险易虚实，向不为外人所知，你说‘蜀可平’，恐未见其可？”

“这，”赵普看着皇帝说道：“陛下尽知，凤州团练使张晖极能干，把蜀中的山川地势，关塞道路，以及民心士气，打听得详详细细，已经秘密奏闻。蜀中宿将凋落，武备不修，取之如翻掌、探囊。”

他们两人一吹一唱，谈得十分兴奋，皇帝只是默默听着，始终没有表示。这使得光义深感不解，不能不问。

“陛下！”刚喊得一声，皇帝便大摇其头，这样，光义说不下去了。

“后蜀孟昶，不比前蜀王衍那样子荒淫。”皇帝徐徐说道：“我问过许多人，都说孟昶慈惠爱民，恤刑勤农，是个有道之主。他不听李昊的话，只是宠信小人王昭远，一时糊涂，应该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。平蜀之议，摆着再说吧！”

光义和赵普，大为失望。但天语如此，无可奈何，也只好搁置着，另觅适当的机会再进言。

二

机会来得极快，极好。

就在那场大雪初霁的黎明时分，赵普正要上朝，有人来叩门，要谒见宰相，问他的姓名，摇头不答，只说见了宰相，自会知道。

门吏无奈，只好为他通报。赵普是个极深沉的人，便吩咐传见。

为了防他是刺客，先作搜检，身无寸铁，却有一个蜡丸。这个蜡丸当面呈给了赵普，他先放着，细细打量了来客，衣着与常人似乎不同，因而不问姓名，先问来历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那人看了看左右。“有机密话说得吗？”他问，是浓重的蜀中口音。

这一下等于泄露了来踪，赵普便站起身说一句：“跟我来！”

他把他带入自己的书房，以客礼相待，随从献上了茶，立即退了出去，顺手把房门关上，于是来客自陈姓名：“我叫赵彦韬。宰相怕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？”

“诚然。”

“我再说一个人，宰相一定知道：王昭远！”

这个人，赵普怎能不知？而且尽知其生平，凤州团练

使张晖早有报告：王昭远是成都人，幼年孤苦，给一个和尚当小厮，生得十分伶俐，由于偶然的机，他成了孟昶的书童。那时后蜀的高祖孟知祥，还是前蜀的成都尹，称帝以后，几个月的工夫便已晏驾。长子孟昶即位，王昭远还是侍从的身分，但却有了一个官衔：“卷帘使”。慢慢地，他由打帘子变为替孟昶管茶酒，侍宴之余，常替孟昶出些主意，居然参与政务，日见亲信，被委以“知枢密院事”，掌管军政的重任，再进一步，竟以“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”，平章国事，宰相之任，李太后大为不满，但孟昶对他宠信如故，而他正是赵普的对手，所以一听赵彦韬提到这个名字，不由得动容了。

“王昭远如何？”赵普说了这一句，忽又问道：“足下请先道来意，可是王昭远遣你来见我的么？”

“不是。王昭远只遣我去见北汉主刘钧。”

“是何使命？”

“潜约北汉，自太原发兵南下，蜀中自子午谷出兵响应。”

赵普大惊，转念之间，却又大喜，把那蜡丸托在掌中问道：“想来此中就是孟昶致刘钧的书信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则然足下何以背主？”

“这不消说得，自然是弃暗投明。”赵彦韬答道：“蜀中百姓，早知天命有归，想为大宋建功的，不止我一个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赵普起身一揖，把蜡丸放入怀中：“足下的富贵，都在我赵某身上，且请随我入朝。只是为了隐藏行踪，今天不得不委屈足下。”

宰相上朝，仪从煊赫，赵彦韬就当作赵普的贴身随从，一起进宣德楼右掖门往东，直到中书省下马。

中书省之北就是枢密院，位置偏西，通称“西府”，中书省则称为“东府”，东西合称为“二府”，分持文武两大权柄。赵彦韬背蜀告密，赵普以宰相的身分，原可以单独处理其事，但告密的内容牵涉到军事，他觉得让枢密院去办，比较妥当。所以到了中书省，把赵彦韬别室安置以后，随即吩咐堂吏：“到西府去请曹承旨来！”

枢密院的正副长官称为枢密使、枢密副使，但通领院务，繁重的责任却都落在“枢密承旨”即曹承旨（曹彬）的身上。曹彬，字国华，真定灵寿人，在皇帝的故人中，他是最为赵普所佩服的一个。赵普在开国以后，拜相以前，一直是枢密院的长官，与曹彬共事最久，不但深知其为人，而且也深得他的助力。所以这时不知会枢密使李崇矩、副使王仁贍，直接请曹彬来密商。

于是仪容简朴，神态恬静，恂恂然儒者模样的曹彬，应邀来到宰相治公的“都堂”，见了赵普，从容而恭敬地拜了下去。

自唐朝以来，宰相的仪制，异常尊贵，文武百官谒见，不分年齿长幼，无不跪拜，宰相只略伸一伸手，虚拟个相扶的姿势，称为“礼绝百僚”。赵普对别人也是如此，但对曹彬不同，未待他跪下，就伸手来扶，指着东面的交椅，让他坐下。

等堂吏点了茶汤，赵普看着他退出堂外，才把身子向东微倾，放低了声音说：“国华，怕的要有大征伐了！”

“是！”曹彬答应着，双眼视宰相，静候进一步的指示。